

# 宫里南屏山刻经考察记

□ 周邦

天下泰山 104 泰山晚报

◎ 责编刘杰 美编李睿智 审读杨楠  
◎ 2024年5月30日 星期四



“男”字残字拓片。(左) 新泰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供图 凿石处为刻经旧址。(右) 通讯员 王子正史 摄

去冬新泰文友徐勤俭送来刘允传先生所著《贺庄纪事》一书，其中所记本庄南屏山（位于新泰宫里镇南）有古刻《金刚经》一事，为金石志书所不载。今值德国海德堡科学院“中国佛教石经”项目组蔡穗玲教授来泰参会，因邀一同前往其处考察。新泰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薛莲、伊晓慧及文史研究者徐勤俭、郝朋等也同往协助考察。

乡老刘允传先生介绍刻经发现情况：1973年前后，本庄人庄衍民向他说起“地头上有块‘波罗蜜’”。所说“地头”，指的是村旁的南屏山。此山坐落在贺庄村南

方，海拔约50米。刘允传随其到现场察看，见经文刻在沟下沿一块大石坪上，字为隶书，分列5行，约40字。首行为经名，中有“波罗蜜经”等字。正文为4行，系一“短诗”，首字尚记得为“一”，笔画末尾有一分叉。1983年，该刻经为村民炸石所毁。

经此次现场考察，我们发现刻经旧址在山之西北方向，山石整体已被炸毁，现看不到任何刻痕，但在距离原址约80米处，还存多个残字，其中“男”字清晰可辨（字径30×20厘米）。我们

将照片发至经石峪书法专家沈维进先生，请其鉴定（为避免先入之见，并未告知残刻位置及与刻经关系）。沈先生很快发回鉴定意见：“像北齐的，似《金刚经》体。”后又申述具体理由，“从书风看，在隶楷之间，用笔圆融，结字开张，与北齐刻经吻合，当是北齐残刻。”这一结论，不仅确认了残字时代，且与刻经联系到一起，启人思路。

虽然刻经悉已毁失，无法据此作出进一步判断，但结合访谈及现场考察，可形成几点初步认识。此

处刻经系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村民所言“一”字起头之诗，应是指经中“六如偈”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此刻经为隶书，“一”字末尾之分叉，与僧安道一书体“凤尾诺”颇为近似，而现存“男”字书风亦与经石峪字体相近，有可能系安道一的又一刻经作品。

南屏山刻经残字的发现，新补了一则北齐刻经的相关记录，有助于探究泰山刻经的地域分布。今后研究者将在山周继续搜索，期待能有新的发现。

## ◎ 捕风捉影

### 雾中一棵树

□ 刘水 立/图



河滩上的一棵树。



夏日河滩。

“我们过了一天。”塔可夫斯基说，假设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，蕴藏着一个展开后很理想的戏剧冲突的基础，就能成为拍电影的动因。“但这一天是如何铭刻在我们记忆中的？”

他分析，关于这一天的记忆，“就像某种模糊不清、没有骨架与纲要的一团散物。就像一朵云。”云，自然也是模糊不清的，在这一团模糊中，“只有这一天的核心事件凝聚其中”，细节鲜明，合乎事实，在那一整天的背景中，“犹如雾中的一棵树”。

再读《雕刻时光》，我在塔可夫斯基对这一天记忆的感受中停下来，停留了好几天。我也想“雕刻”时光，自然不是以电影的形式，而且现在即便是摄影，也无需用胶片了。但是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过的一天又一天，都稀松平常，是“一团散物”，没有形状。在一天又一天的模糊背景中，我们找不到“雾中的一棵树”。没有事件和情节留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我们任时光的胶片曝光，我们没有“雕刻”。

“从拍摄一帧帧的画面开始，形象就都活在时间里，时间也活在形象中。”没有形象，时间又怎么能复活呢？

我翻阅手机相册，看到的只是一些野草杂花：有在山脚下拍的矢车菊、金鸡菊、红花酢浆草、向日葵，还有一簇簇毛茸茸的栗子花；有去大河滩时拍的水葱，水葱也像稻子一样开花；更多的是我路过公园时随手拍的，有火红的石榴花，有一串串深红和粉色的蜀

葵，有黄灿灿的萱草，有白的、黄的和红的睡莲，还有草地上最不起眼的香附子、早熟禾……虽然它们都有着清晰的轮廓与色彩，但又有哪一种花能在内心“激起一股冲动并引发联想”呢？

还是需要寻找“雾中的一棵树”，即便不是什么“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”，也是生活中的一次感动。“自始至终都要忠于他自己的感动”。

我想起西奥·安哲罗普洛斯的《雾中风景》。姐弟俩踏上寻找父亲的旅途，历尽艰难，受尽屈辱，最后在夜色中乘着一只小船穿过边境线。早上醒来，大雾茫茫，姐弟俩穿过迷雾，看见一棵孤零零的树，他们牵着手，向那棵树走去。雾中的那棵树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依靠？

《雾中风景》是安哲罗普洛斯1988年的作品，这部影片与《塞瑟岛之旅》《养蜂人》，都在描述人在旅途中漂泊的经历，并称为“沉默三部曲”。我不知道安哲罗普洛斯在影片中以雾中的一棵树结尾，与塔可夫斯基《雕刻时光》中的“雾中的一棵树”可有联系？还是心有灵犀？

在塔可夫斯基“雕刻”的时光里驻足，在安哲罗普洛斯的“雾中风景”中寻觅，难道在我心中本就有一棵“雾中树”？麦熟时节，一天早上，没有雾，但我还是去田野，去河滩，去看看金黄的麦子，去看望河滩上的一棵树。

虽然没有雾，但河滩上的这棵树怎么看着也像《雾中风景》里的那一棵。